

第三十五卷

崔玄微

天寶中，處士崔玄微，洛苑東有宅。耽道術，餌茯苓三十載。因藥盡，領童僕入嵩山彩之，彩畢方回。宅中無人，蒿萊滿院。時春季夜間，風清月朗，不睡，獨處一院，家人無故不到。三更後，忽有一青衣云：「在苑中住。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，暫借此歇，可乎？」玄微許之。須臾，乃有十餘人，青衣引入。有綠衣者前曰：「某姓楊。」指一人，曰：「李氏。」又一人，曰：「陶氏。」又指一絳衣小女，曰：「姓石，名醋醋。」各有侍女輩。玄微相見畢，乃命坐於月下，問出行之由。對曰：「欲到封十八姨數日，云欲來相看，不得，今夕眾往看之。」坐未定，門外報：「封家姨來也。」坐皆驚喜出迎。楊氏云：「主人甚賢、只此從容不惡，諸處亦未勝於此也。」玄微又出見封氏，言詞泠泠，有林下風氣。遂揖入坐。色皆殊絕。滿座芳香襲人。處士命酒，各歌以送之。玄微志其二焉。有紅裳人送酒，歌曰：

皎潔玉顏勝白雪，況乃當年對芳月。

沉吟不敢怨春風，自歎容華暗消歇。

又白衣人送酒，歌曰：

絳衣披拂露英英，淡染胭脂一朵輕。

自恨紅顏留不住，莫怨春風道薄情。

至十八姨持盞，性輕桃，翻酒污醋醋衣裳。醋醋怒曰：「諸人即奉求，予不奉求。」拂衣而起。十八姨曰：「小女子弄酒！」皆起，至門外別。十八姨南去，諸子西入苑中而別，玄微亦不知異。明夜又來，云：欲往十八姨處。醋醋怒曰：「何用更去封姨舍！有事只求處士，不知可乎？」醋醋又言曰：「諸女伴皆住苑中，每歲多被惡風所撓，居止不安，常求十八姨相庇，昨醋醋不能低回，應難取力。處士倘不阻見庇，亦有微報耳。」玄微曰：「某有何力，得及諸女？」醋醋曰：「但處士每歲歲日，與作一朱幡，上圖日月五星之文，於苑東立之，則免難矣。今歲已過，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，微有東風，則立之，庶免患也。」處士許之。乃齊聲曰：「不敢忘德。」拜謝而去。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，逾苑牆而入，各失所在。依其言，至此日立幡。是日東風刮地，自洛南折樹飛沙，而苑中繁花不動。玄微乃悟，諸女日姓楊、李、陶，及衣服顏色之異，皆眾花之精也。絳衣名醋醋，即石榴也。封十八姨，乃風神也。後數夜，楊氏輩復來愧謝。各裹桃李花數斗，勸崔生：「服之，可延年卻老。願長於此住，衛護某等，亦可致長生。」至元和初，處士猶在，可稱年三十許人。言此事於時，得不信也。

桂花著異

景泰間，總兵石亨，西征，振旅而旋。舟次綏德河中，天光已暝，亨獨處舟中，叩舷而歌。忽聞一女子，流啼哭，連呼救人者三。亨命軍士急拯之。視其容貌，妍絕。女泣曰：「妾姓桂，芳華其名也。初許同里尹氏，邇年伊家衰替，父母逼妾改適。妾苦不從，故捐生赴水。」亨詰之曰：「汝欲歸寧乎？將為吾之副室乎？」女曰：「歸寧非所願，願為相公箕帚妾耳。」亨納之。裁剪補綴，烹任燔幕，靡不中節。亨甚騁幸。凡於親愛者，輒令出見，芳華亦無難色。

是年冬，兵部尚書於公謙至其第。亨欲誇寵於公，令芳華出見之。芳華難色，不出。亨固命。侍婢督行者，相踵於道。芳華竟不出。於公辭歸，亨大慚，拔劍欲揮之。芳華走入壁中，言曰：「邪不勝正，理固然也。妾非世人，實一古桂。久竊日月之精華，故成人類耳。今於公，大人君子，棟樑之材，社稷之器，安敢輕詣？獨不聞武三思愛妾，不見狄梁公之事乎？妾於此永別矣。」言罷杳然。

桃花仕女

紹興上舍葛棠，狂士也。博學能文，每下筆千餘言，未嘗就稿。恒慕陶潛、李白之為人，事輒效之。景泰辛未，築一亭於圃，編其亭曰：「風月平分」。旦夕浩歌縱酒，以自適焉。亭後張一桃花仕女古畫，棠對之戲曰：「誠得是女捧觴，豈吝千金？」夜飲半酣，見一美姬進曰：「久識上舍，詞章之士，日間重辱垂念，茲特歌以侑觴。」棠略不計其真偽，曰：「吾欲一杯一詠。」姬乃連詠百絕，如云：

梳成松髻出簾遲，折得桃花一兩枝。

欲插上頭還住手，遍從人間可相宜。

慙慙欹枕卷紗衾，玉腕斜籠一串金。

夢裡自家搔鬢髮，索郎抽落鳳凰簪。

家住東吳白石磯，門前流水浣羅衣。

朝來係著木蘭棹，閒看鴛鴦作隊飛。

石頭城外是江灘，灘上行舟多少難。

潮信有時還又至，郎舟一去幾時還。

潯陽南上不通潮，卻算游程歲月遙。

明月斷魂清靄靄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

山桃花開紅更紅，朝朝愁雨又愁風。

花開花謝難相見，懊恨元邊總是空。

西湖葉落綠盈盈，露重風多蕩漾輕。

倒折荷枝絲不斷，露珠易散似郎情。

芙蓉肌肉綠雲鬢，幾許幽情話欲難。

聞說春來倍惆悵，莫教長袖倚欄杆。

餘皆忘之矣，棠沉醉而臥。曉間，視畫上，忽不見仕女，少焉，復在。棠大異，即裂碎之。

劉改之

劉過，字改之。襄陽人。雖為書生，而貲產贍足。得一妾，愛甚。淳熙甲午，預秋薦，將赴省試。臨歧，眷戀不忍行。在道賦《天仙子》一詞，每夜飲旅舍，輒使隨直小童歌之。其詞曰：

宿酒醺醺猶自醉，回顧頭來三十里。

馬兒只管去如飛，騎一會，行一會，斷送殺人山共水。

是則青衫深可喜，不道恩情折得未。

雪迷前路小橋橫，住底是，

去底是，思量我了思量你。

其詞鄙淺不工，姑以寫意而已，到建昌，游麻姑山。薄暮獨酌，屢歌此詞。思想之極，至於墮淚。二更後，一美女忽來前，執拍板曰：「願唱一曲勸酒。」即歌曰：

別酒未醉心先醉，忍聽陽關辭故里。

揚鞭勒馬到皇都，三題盡，當際會，

穩跳龍門三級水。

天意令吾先送喜，不審君侯知得未？

蔡邕博識爨桐聲，君背負，

只如是，酒滿金杯來勸你。

蓋賡和原韻，劉以「龍門」之句喜甚。即令再誦，書之於紙，與之歡接。但不曉「蔡邕背負」之意。因留伴宿。始問為何人，曰：「我本麻姑上仙之妹，緣度王方平、蔡京不效，居此山，久不得回玉京。恰聞君新制雅麗，勉趁韻自媒。從此願陪後乘。」劉猶以辭卻之，然深於情，而長途遠客，不能自制，遂與之偕東。而令乘小轎，相望於百步間。迨入都城，僦委巷密室同處。

果攫第，調荊門教授以歸。過臨江，因游皂閣山，道士熊若水修謁，謂之曰：「欲有所言，得乎？」劉曰：「何不可者。」熊曰：「吾善符，竊疑隨車娘子，恐非人也。不審於何地得之？」劉具以告。曰：「是矣，是矣。俟茲夕與並枕時，吾於門外作法行待；教授緊抱同衾人，切勿令竄逸。」劉如所戒，喚僕秉燭排闥入，正擁一琴。頓悟昔日蔡邕之語。堅縛置於旁，且親自挈持，眠食不捨。及經麻姑，訪諸道流，乃云：「頃有趙知軍，攜古琴過此，寶惜甚至。因搏拊之際，誤觸墮砌下石上，損破不可治，乃埋之官廳西偏，斯其物也？」遽發瘞視之，匣空矣。劉舉琴置匣，命道眾焚香誦經咒，泣而焚之。且作小詩述懷。

張不疑

南陽張不疑，開成四年，宏詞登科，授秘書。游京西，假丐於諸侯。因以家遠無人，患其孤寂，寓官京國，欲市青衣，散耳目於閭里間。旬月內，亦累有呈告者，適年貌未偶。月餘，牙人來云，有新鬻僕者，請閱焉。不疑與期於翌日。及所約時，至抵其家。有披朱衣牙笏者，稱前浙西胡司馬，揖不疑就位。與語甚爽朗，云：「某少曾在名場，幾及成事。曩以當家使於南海，蒙攜引數年，職於嶺中，偶獲婢僕等三數十人。自浙右已歷南荊，貨鬻殆盡，今粗有六七人。承牙人致君子至焉。」語畢，一青衣捧小盤，各設於賓主位。俄攜銀尊金盞，醪醴芳新，馨香撲鼻。不疑奉道，常不御酒肉。是日，不覺飲數杯。徐命諸青衣六七人，並列於庭，曰：「惟所選耳。」不疑曰：「某以乏於僕使，今惟有錢六萬，願買其價，卻望高明但度六萬元值者一人，以示之。」朱衣曰：「某價翔庠，各有差等。」遂指一鴉鬢重耳者，曰：「春條，可以償耳。」不疑睹之，則果是私目者矣。即日，操契付金。

春條善書錄，音旨清婉。有所指使，無不愜適，又好學，月餘，日潛為小詩，往往自於戶牖間題詩。云：

幽室鎖妖豔，無人蘭蕙芳。

養鳳三十載，不盡羅衣香。

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。如此月餘。不疑素有禮奉門徒尊師居天觀，相見，因謂不疑曰：「郎君有邪氣絕多。」不疑莫知其所自。尊師曰：「得無新聘否？」不疑曰：「聘納則無，市一婢子耳。」尊師曰：「禍矣。」不疑恐而問計。尊師曰：「明旦告歸，慎勿令覺。」明早，尊師至，謂不疑曰：「喚怪物出來。」不疑召春條。泣於屏幕間，亟呼之，終不出。尊師曰：「果怪物也，斥於室內閉之。」尊師焚香作法，以水向門而噴者三。謂不疑曰：「可觀之，何如也？」不疑視之，曰：「大抵是舊貌，但短小尺寸間耳。」尊師曰：「未也。」復作法禹步，仍以水向門而噴者三。乃謂曰：「可更視之，何如也？」不疑視之，長尺餘，少時，僵立不動。不疑更前視之，乃僕地撲然作聲，蓋一朽盟器耳，背上題曰，『春條』。其衣服若蟬蛻，然繫結仍舊。不疑大驚。尊師曰：「此妖物腰腹間，已合有異。」令不疑以刀劈之。腰領間，果有血，浸潤於木矣。遂焚之。尊師曰：「向使血遍體，則郎君一家遭此害也。」自是不疑鬱悒無已，曰：「豈有與盟器同居，而不之省，殆非永耳？」每一念至，惘然數日，如有所失。因得沉痾，遂請告歸寧。明年，為江西幕官，至日使淮南中路府罷，又明年八月而卒。卒後十日，尊夫人繼歿。道士之言果驗。

又一說：張不疑常與一道士共辨往來，道士將他適，乃戒不疑曰：「君有重厄，不宜居太人人膝下，又不可進買婢僕之輩。某今去矣，君幸勉之。」不疑既啟母盧氏，盧氏素奉道，常日亦多在別所求靜，因假寺院以居。不疑且便問省。數月，有牙僧者，言有崔氏孀婦，甚貧，有女妓四人，皆鬻之。今有一婢曰金缸，有姿貌，最其所惜者，今不得已，亦將貨之。不疑遂令召至，即酬其價，十五萬獲焉。寵待無比。而金缸美言笑，明利輕便，事不疑，皆先意而知。不疑愈惑之。

未幾，道士詣門，見不疑，言色慘沮，吁歎不已。不疑詰之，道士曰：「奇禍已成，無奈何矣。非獨於君，太夫人亦不可免。」不疑驚但，起曰：「別後皆如師教，尊長寓居佛寺，某守道，殊不敢怠，不知何以致禍？且如之何？」哀祈備至。道士曰：「皆無計矣。但終為君辨明之。因詰其別後有所避否。不疑曰：「家少人力，昨惟買一婢耳。」道士曰：「可見乎？不疑即召之。金缸不肯出。不疑連促之，終不出。不疑自垢之，乃至。道士曰：「果是矣。」金缸大罵曰：「婢有過，鞭撻之可也。不妄鬻之可也。」

十千尚在，亦何患乎？何物道士預人家事耶？」道士曰：「惜之乎。」不疑曰：「惟尊師命，敢不聽德。」道士即以拄杖擊其首，杳然有聲，如擊木，遂倒，乃一盟器女子也，背書其名。道士命焚之。掘地五六尺，得古墓柩，旁有盟器四五，製作悉類所焚者。一百五十千在柩前，巖然即買婢之資也，因命復掩之。不疑恍惚發疾，累月而卒。母亦旬日繼歿焉。

金友章

金友章，河內人也。隱於蒲州中條山，凡五載，山有女子，日常挈瓶而汲溪水，容貌姝麗。友章於齋中遙見，心甚悅之。一日，女子復汲，友章躡屐啟戶而調之，曰：「誰家麗人，頻此汲耶？」女子笑曰：「澗下流泉，本無常主；需則取之，豈有定限。先不相知，一何造次？然而止居近里餘，自小孤遺，今托身於姨舍，艱危受盡，無以自適。」友章曰：「娘子既未適人，友章方謀婚媾，既偶夙心，無宜遐棄，未審何如耳？」女曰：「君子既不以貌陋見鄙，妾焉敢拒違！然候夜以赴佳命。」言訖，汲水而去。

是夕果至。友章迎之入室，夫婦之情，久而益敬，友章每夜讀書，常至宵分，女亦坐伴之。如此半年矣。一夕，友章如常執卷，而女不坐，但仁立以待。友章詰之，以他事告。友章乃令其就寢。女曰：「君今夜歸房，慎勿執燭，妾之幸也。」既而，友章秉燭就榻，揭被乃一枯骨耳。友章驚駭，惋歎良久，復以被覆之。須臾，乃復本形。因大悸悴，而謂友章曰：「妾非人也，乃山南枯骨之精。居此山北，有馬明王者，鬼之首也。妾常每月一朝，自事君半年，卻不往謁。向為鬼使所錄，榜妾鐵杖百數。受此楚毒，不勝其苦。今以化身未得，豈意郎君見之也。事已彰矣，君宜速出，更勿留戀。蓋此山中凡物，總有精魅附之，恐致見損。」言訖，涕泣嗚咽，倏爾無見；友章因悵悵而去。

謝翱

陳郡謝翱者，嘗舉進士。好為七字詩。其先寓居長安升道里，所居庭中，多牡丹。一日晚霽，出其居，南行百步，遠眺終南峰。佇立久之，見一騎自西馳來，繡纓彷彿，近乃雙鬢高髻，靚妝，色甚姝麗。至翱所，因駐調翱曰：「郎非見待耶？」翱曰：「徒步此望山耳。」雙鬢笑，降拜曰：「願郎歸所居。」翱不測，即回望其居，見青衣凡四人，偕立其門外。翱益駭異。入門，青衣俱前拜。既入，見堂中設茵氈，張帷，錦繡輝映，異香遍室，翱愕然，且懼，不敢問。一人前曰：「郎何懼？固不為損。」頃之，有金車至門，見一美人，年十六七，丰貌豔麗，代所未識。降車入門，與翱相見，坐於西軒，調翱曰：「聞此地有名花，故來與君一醉耳。」翱懼稍解。美人即命設饌，同翱而食。其器用食物，莫不珍異。出玉杯，命酒對酌。翱因問曰：「女郎何為者，得不為他怪乎？」美人笑不答。固請之，曰：「君但知非人則已，安用問耶？」夜闌，調翱曰：「某家甚遠，今將歸，不可久留矣。聞君善為七言詩，願見賦。」翱悵然，因命筆賦詩曰：

陽台後會杳無期，碧樹煙深玉漏遲。

半夜香風滿庭月，花前竟發楚王悲。

美人覽之，泣下數行，曰：「某亦嘗學為詩，欲答來贈，幸不見諒。」翱喜而請。美人求絳箋，

翱視笥中，惟碧箋一幅，因進之。美人題曰：

相思無路莫相思，風裡花開只片時。

惆悵金闈卻歸處，曉鴛啼斷綠楊枝。

其筆札甚工。翱嗟賞良久。美人遂顧左右，撤帳，命燭登車，翱送至門，揮淚而別。未數十步，車輿人物，盡亡見矣。翱異其事，因貯美人詩笥中。

明年春，下第東歸。至新豐，夕舍逆旅。翱因步月長望，感前事，又為詩曰：

一紙華箋灑碧雲，餘香猶在墨猶新。

空添滿目淒涼事，不見三山縹緲人。

斜月照衣今夜夢，落花啼雨去年春。

紅闈更有堪悲處，窗上蟲絲鏡上塵。

既而，朗吟之。忽聞數百步外，有車音西來甚急。俄見金車，從數騎視其從，乃前時雙鬢也，驚問之，雙鬢前告，即駐車，使調翱曰：「通衢中，恨不得一見。」翱請其舍逆旅，固不可。又問所適，答曰：「將之弘農。」翱曰：「某今亦歸洛陽，願借東，河乎？」曰：「吾行甚迫，不可。」即褰車簾，調翱曰：「感君意切，故再來睹一面耳。」言竟，嗚咽不自勝。翱亦為之悲泣，因誦己所制之詩。美人曰：「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，幸何厚焉。」又曰：「願得更酬此一篇。」翱即以紙筆與之。俄頃而成。曰：

惆悵佳期一夢中，五陵春色盡成空。

欲知離別偏堪恨，只為音塵兩不通。

愁態上眉凝淺綠，淚痕侵臉落輕紅。

雙輪暫與王孫駐，明日西馳又向東。

翱謝之。良久，別去。才百餘步，又無所見。翱雖知為怪，亦眷戀不能忘。及至陝西，遂下道至弘農。留數日，冀一再遇，竟絕影響。乃還洛陽，出二詩於友人。不數月，以怨結而卒。

生王二

生王二，隴州人。其居在黑松林旁跑谷，世以畋獵射生為業，用是得名。因與從逐鹿，至深崖，迷失道路。正彷徨次，遇女子渡水來。年少貌美，而身無衣飾，視王而笑。王平生山行野宿，習見怪物。雖知非人，殊無懼色，咄之曰：「汝鬼耶？怪耶？」女子又笑而不答。良久，乃問王曰：「爾何人？」王始稍敬異，揖而言曰：「本山下獵徒，今日逐鹿失蹤，致墮茲處。生死之分，只在須臾，願娘子哀之！」女曰：「隨我來，當示爾歸路。」遂從以行。登絕高邃岩之峰，涉迴環過膝之水，途徑牽確，足力不能給。女不穿履，步武如飛。到一字，有大石室，境趣邃寂，如幽人居。不聞煙火氣，寢室尤潔雅。王顧旁無他人，戲言挑之，欣然相就。夜則共榻，晝則出彩果實以啖之。居月餘，王念母乏供養，以情泣告女曰：「我欲暫歸，徐當復相尋。」女許諾，送出官道乃別。王感其意，他日再訪焉。試與之語，邀同歸。略不嫌拒，攜手抵家。王妻趙氏，既育三男女矣。此女又生兩子，與趙共處甚雍睦。是年春

至，必驚訝斂避。或獨走入山，經月不返，終不火食。王亦任其去留。後二十年猶存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